

文史博览

多位国民党起义将领牺牲在黎明前



黄维松被“最忠实”的部下出卖

1948年7月下旬,蒋介石让胡宗南派兵增援

太原,胡宗南将这一任务交给了非自己嫡系的整编30师,该师师长是黄维松。当黄维松率领将士们身陷四面楚歌的太原绝地之时,他的西北军老

上级、起义将领高树勋,给他捎来一封密信,劝他及早暗投。早对中国共产党非常崇拜的黄维松,毅然决定阵前起义。1948年8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议,会上决定将各整编师恢复军的番号,整编30师改成30军,黄维松任军长。1948年10月31日,黄维松派他的谍报队长王震宇来到华北野战军第8纵队驻地接洽起义事宜。徐向前派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和高树勋将军连夜与王震宇进行了会谈,双方很快谈妥起义的相关事宜。

11月初,黄维松向该军第27师师长戴炳南宣布了他的起义计划并安排了任务。戴炳南自1932年起就开始跟随黄维松,深得黄维松的信赖和重用,从营长、团长一手提拔到师长,十几年共事的情谊使得黄维松对戴炳南深信不疑。戴炳南虽然勉强同意了黄维松的起义计划,但对固守太原仍存有一线希望。当天下午6点多,戴炳南找来他的结拜兄弟、27师副师长佟德厚等人商议对策,佟德厚等人劝他告密。戴炳南随即派心腹向阎锡山“揭发”,背叛了黄维松。当晚10时,阎锡山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诱捕了黄维松。1948年11月19日,国民党国防部特别法庭以“率部投降共军”的罪名,判处黄维松死刑。1949年4月,南京、太原获得解放。出卖黄维松的戴炳南被人民解放军逮捕归案,后被枪决。

张权“捉拿蒋介石”计划遭告密

张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传奇人物,他18岁即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被保送至日本

陆军士官学校攻读炮科专业,学成回国后参加北伐战争,以战功晋升师长,后又出任国民党陆军步兵学校少将教务长。七七事变后,张权利用苏联、美国等国援助的火炮、汽车等兵器装备,组建了国民党最早的机械化炮兵团,成为中国机械化部队的创始人。

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后,张权劝说蒋介石放弃内战遭到拒绝,其后思想完全倾向了共产党这边,成为一位“潜伏将军”。他按照党的指示,婉拒了蒋介石要其前往河南担任警备副总司令组建机械化部队的提议,设法留在了京沪杭地区,担任太湖警备区警备司令和总后勤部中将视察员,以“到各部队视察兵力部署”的方式,为解放军搜集情报。1949年5月初,蒋介石亲临上海,坐镇复兴岛,声言将在上海打一场立体战争,固守到底。受党的委托,张权在驻上海的国民党军队中积极进行策反活动,准备武装起义。在张权的积极努力下,起义计划很快拟定。按照计划,龟缩在复兴岛上的蒋介石将上无天门,下退无路,必成瓮中之鳖。

然而,就在张权等人紧锣密鼓地筹备起义时,蒋介石也在大力制造白色恐怖。随着起义时间的迫近,国民党132师中校情报科长张贤承受不了压力,竟向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长毛森告密,从而使起义行动功亏一篑。毛森在接到张贤密报后,立即在全城展开戒严和大搜捕。5月15日上午,参加起义的李锡佑被捕,当天下午,张权亦被逮捕。由于参加起义的部队多为张权单线联系,起义计划遂被搁置。

1949年5月21日,张权、李锡佑等爱国将领即被国民党军警以扰乱金融、破坏治安罪枪决。(摘自《党史纵览》《档案天地》《钟山风雨》)

毛泽东:清明请替我给岳王坟献个花圈

毛泽东非常敬重岳飞的民族气节和文韬武略,一生常吟《满江红》。

岳飞是个大好人

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视察山东河南黄河流域返京途中,执意要在岳飞故乡汤阴站下车,去看岳庙。在岳飞故里车马附近碑林,毛泽东对那块雄姿昂扬的《岳忠武王故里》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仔细观赏后,又小声念起了碑文:“宋岳飞,字鹏举,汤阴人……少负气节,沉重寡言,家贫力学,好左氏春秋孙武兵法……未冠,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靖康初有破敌有功……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终以不附和议,为桧所害……”

虽然此碑高大且字多,年近60岁的毛泽东看起来很吃力,有时不得不停下来仔细辨认,但他还是耐心地一字一句地读完了那篇文字优美较为客观记述和评价了岳飞的碑文。从毛泽东低沉缓慢的读文声中,随行人员感受到了毛泽东对岳飞的敬佩和赞颂。

汤阴县县长王庭文向毛泽东汇报说:“据我们所查,岳家后代没有一个当过汉奸的。”毛泽东听后高兴地说:“很好,很好,岳飞是个大好人,岳家又没有一个当过汉奸的,都保持了岳飞的爱国主义气节,好!”

“请你替我给岳王坟献个花圈”

1954年春天,在杭州刘庄办公室里,毛泽东按铃叫来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

“快到清明节了,是吗?”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轻声问。

王芳赶紧回答:“主席,后天就是清明节了。”

“你知道‘以身许国,何事不敢’是谁的话吗?”毛泽东的声音还是很轻。

“这是宋朝民族英雄岳飞的名言。”王芳说。

毛泽东这时满脸不高兴地问:“王芳,你知道西湖边上有多少座坟墓吗?”

“具体数字,我不清楚,反正到处是坟墓。”

“是啊,我们这是与鬼为邻、成天与死人打交道,这些达官贵人们活着时住深宅大院,过着花天酒地挥金如土的生活,死了,还要在西湖边上占上一块宝地,这怎么能行?”

“主席,您说怎么办好?”

“除了岳王墓等少数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坟墓外,其他的应该统统迁到别处去。”

说到这里,王芳猜测:莫非主席想去祭奠岳飞?

“岳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爱国英雄。公元12世纪,女真族在北方建立了金国。金人不安分偏居于北方,随着国力的增强,他们吞并宋朝的野心日益膨胀起来,并不断肆无忌惮地侵袭和骚扰中原地区。面对国家山河破碎、百姓民不聊生,甚至生灵涂炭的悲惨景象,岳飞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他主动请缨提兵,率领英勇善战的‘岳家军’,驰骋抗金前线,杀得金人弃盔丢甲,闻风丧胆,真是英勇无比啊!”

毛泽东舒缓了一口气,又接着讲:“1140年,当岳飞正乘胜追击,即将打过黄河,‘直捣黄龙府’时,被苟且偷安的南宋小朝廷一纸命令召回临安,就是这个大名鼎鼎的杭州湾。岳飞回来后,就被宋高宗和奸佞秦桧等人以莫须有罪名惨害致死。岳飞精忠报国,心昭天日的爱国壮志,千百年来,在民间广为传颂,他,可以说是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大英雄……当然,他受朝廷差遣去湖南镇压农民起义的行为我们应该批判,但就其短暂的一生而言,他为国家和民族立的功劳还是远远大于过错的。他是个值得我们称颂的民族英雄……”

毛泽东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毛泽东对王芳说:“快到清明节了,按我们民族的习惯,清明节是祭奠先人的日子,请你替我给岳王坟献个花圈。”

于是,当天下午,在岳王坟前的花圈丛中又增添了一枚制作精美但没有标明敬挽人姓名的花圈。

(摘自《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 这样评点历史》)

古代的“吃野味闹出人命案”



翻开古书数一数,几乎没有任何一种野生动物能逃过中国人的餐桌。按照《清稗类钞》所记,除了熊掌猴脑象鼻驼蹄之外,“如田鼠、蛇、蜈蚣、蛤、蚱、蝉、蝗、龙虱”等也不罕见,而且吃法多样。比如蛇,“其干之为脯者,以为下酒物,则切为圆片;其以蛇与猫同食也,谓之曰龙虎菜;以蛇与鸡同食也,谓之曰龙凤菜;再比如熊虫,“形似蚕蛹而小,味极甘美,居人每炙以佐酒”;再比如蜈蚣,“自其尾一吸而遗其蜕”;再比如龙虱,“若设席,辄供小碟二十,必以此品居上,碟中铺以白糖”;再比如蜈蚣,“身形如虾,两螯如蟹,大可盈寸,捣之成膏,犹如广东、宁波人食虾酱一样”;再比如蝎子,“去其首尾,嚼之若有余味”……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

清代学者徐承烈在《听雨轩笔记》中记载过两起吃野味中毒的事件。

一起发生在杭州凤凰山顶。乾隆辛未年春,乾隆皇帝南巡,有司在山顶建亭阁,以皇上登临。“群士而下,见一池址”,人们在开工建设时,发现池子里还有几条鱼“其状似鲤而无目”,起初把它们养在水缸里,游泳自如,有两个嘴馋的石匠将它们煮食,“肉似筋筋,毫无鱼味”。过了一会儿,两个石匠突然浑身浮肿!第二天一个人“皮肤碎裂,黑血漂流而死”,另一个人求医及时,“亟以雄黄及扶病之药解之,毛孔皆出黄水,卧床者月余,仅不得死”,而头部和身体表面皆作皱纹,宛若鱼鳞一般。

另一起则更奇。徐承烈家乡有人养鸭百许,忽然发现每天放鸭下河之后,都会少一只。养鸭人仔细观察,“忽见一物出自中流,头如斗大,色黄黑,两目炯然”。他不知此为何物,邀集村民们各携鱼叉前往,“其物复于水中昂首出,遽前击之,则已人矣!”多次捕捉没有办法,当地有位名叫做源的和尚说,现在正值冬天,河水很浅,此物的洞穴必藏在桥下的石头里,咱们索性用石灰灌之,看它出不出来!乡民们一听都纷纷说好,于是买了十数石灰,用小船运到桥下,“齐倾于桥下所患处,石灰入水,顷刻溶化,水皆沸腾,热气冲天而起”。那怪物忍不住灼烧,自沸

处蹿出,渔民们群举鱼叉攒戳之,将其杀死,捞上岸来,才发现是一条巨大的鳙鱼,“遍体金黄而背微黑,目光如镜,长及二寻”。有个胆子大的乞丐将其割而食之,无恙,于是将其截成十段,分给其他的乞丐,味道肥美异常,但吃鱼头的乞丐突然发烧并陷入昏迷,眼看就要不治而亡,多亏有个医生在附近及时用药,才算痊愈。

清代政治家薛福成在《庸庵笔记》里记载过吃壁虎差点闹出人命的案子。壁虎在我国古代属于“五毒”之一,但有些人偏爱好食之。“平湖县北有豆腐店伙,常食此物。”有一天,有个人抓到一条特大的壁虎,这伙计以住食用壁虎都要用豆腐皮卷起,这次看也不看,直接吞下。“一年后,渐觉消瘦无力,有江湖走方医见而惊问之,谓腹中必有动物。”伙计的妻子回忆说,难道是他一年前吃下的那只壁虎?医生于是将这伙计各窍闭塞,“仅留其口而倒悬之,咽喉周围擦以药粉,少顷,物从咽喉探出,急欲提取,物既滑腻,一时不及措手,忽已缩入”。医生说这可难了,病人倒悬太久容易昏死,可是现在将他解下来,恐怕那壁虎就再也肯不肯出来了!家属们苦苦哀求,医生只好将更多药粉擦在伙计的咽喉部,“物再探出,立用铁钳夹住,众人围观,壁虎通身红色血艳”。围观的人们目瞪口呆,“皆知毒物之不可妄食也”。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教授华育平曾说:“灵长类动物、啮齿类动物、兔形目动物、有蹄类动物、鸟类等多种类野生动物与人的共患性疾病有100多种。如:狂犬病、鼠疫、炭疽、甲肝等。”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科普宣传处处长赵胜利则指出:人们食用的野生动物,大多生存环境不明,来源不明,卫生检疫部门又难以进行有效监控,许多疾病的病原体就在对野生动物的猎捕、运输、饲养、宰杀贮存、加工和食用过程中扩散、传播。由于病体罕见,人吃野生动物染病后,要么诊断不清,要么难以治疗,甚至稀里糊涂丢了命。

这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警告,我们到底听进了多少呢? (摘自《澎湃新闻》)

真实的“辕门斩子”:忠烈莫名成降臣

杨家将“辕门斩子”的故事出自小说家之言,并非历史的真实。在真实的历史上,也曾上演过一出“辕门斩子”,其结局之奇,让人竟不知该叹息还是该庆幸。

为南唐死守寿州

杨家将“辕门斩子”的故事,说的是北宋时辽国犯境,杨家将奉命破敌,元帅杨延昭派其子杨宗保前去巡哨,不料却被穆柯寨女大王穆桂英擒住,招为女婿。后杨宗保回营,杨延昭大怒,欲斩其子,余太君、八贤王两番求情未果,穆桂英为救其夫,甘愿献上破阵急需的“降龙木”,并归顺大宋将功折罪。最终,夫妇二人合力破敌,边境肃清,家人团圆。

历史上的“辕门斩子”发生在北宋稍早的五代南唐,地点不是北方边境,而是南方的寿州(今安徽寿县)。故事的主角也不是杨家将,而是南唐大将刘仁贻。

南唐中主李璟(李煜之父)时,北方的后周在周世宗柴荣的统领下不断蚕食南唐疆土。危难之际,刘仁贻受命镇守寿州。周世宗几路人马从正月打到四月,都没有攻下寿州,便亲临城下招降,被刘仁贻拒绝。

周世宗留下大将继续围城,南唐中主也派出齐王等援军在寿州城附近下寨。寿州被围一年,城中粮草渐尽,刘仁贻请求趁周世宗不在,出城与周军决战,齐王不许,刘仁贻遂忧愤成疾。第二年初,周世宗再次亲临城下,南唐援军一败涂地,南唐中主上表称臣、割地求和,然而寿州城依旧固若金汤。

竟被两国封王

周世宗再次遣使招降,刘仁贻的小儿子刘崇谏,趁着父亲病重,偷偷潜出城外与周军议和,被巡逻的军校捉住,押解到刘仁贻面前。刘仁贻大怒,当即下令腰斩幼子。监军周廷构得知,哭着为刘崇谏求情,被刘仁贻拒绝。

于是,周廷构又到刘仁贻的夫人薛氏那里,请夫人出面营救幼子。可薛夫人却说:“崇谏年幼,杀他固然不忍,可如果不杀,刘氏一门就是不忠。”她不仅没有为儿子求情,反而催促丈夫马上将儿子处斩。在场将士无不动容。

刘仁贻夫妇忍痛腰斩幼子,发誓死守寿州,却没想到后来事与原违,竟做了武臣降将。

到了三月,刘仁贻病得不省人事,手下将领便冒用他的名义给周世宗写信求和。前城那天,病人膏肓的刘仁贻被人抬着,来到周世宗面前。周世宗素来佩服刘仁贻忠义,好言劝慰,命人将他送回寿州城内养病。就这样,刘仁贻莫名其妙地成了降臣。当夜,一代名将刘仁贻病死。

得知刘仁贻的死讯,周世宗非常惋惜,追封他为彭城郡王,加封他的儿子刘崇谏为怀州刺史。而南唐中主听说刘仁贻已死,也是痛哭不止,追赠他为太师中书令,并说:“刘仁贻泉下有知,怎肯弃我而降周!”据说,当夜,李璟便梦到刘仁贻在庭中谢恩,因此又加封他为卫王直到后来北宋取代后周,宋太祖赵匡胤时,刘仁贻的另一个儿子刘崇谏,还受其父荫蔽,加官进禄。(摘自《领导文萃》)



门外不远处的月季花,开得正艳,红的黄的粉的,在微风中轻轻摆动着,熟透的甜杏一样的香气,便在空气中漾开去,无拘无束地走遍每一个角落角落。

“那你是什么时候来山东的呢?怎么到了这里呢?到山东后你回去过吗?”见柴玉兰不说话了,汪记者问道。

“二十多年了,自从离开那里,再没回去过。”柴玉兰依然望着门外,像是随口说完这话后,就下了床,朝门口走去。

汪记者有些诧异地站起身,这时,她看到了已走到门口的金成功和跟在身后的春风。

“小风,小风,你咋来了!”柴玉兰迎上去,一下搂住了儿子的头。

被柴玉兰搂住的儿子不说话,他抬起又脏又长的衣袖,抹了下鼻涕。

柴玉兰拉着儿子的手,把他领进了屋。

金成功手上夹根燃着的烟,也跟进了屋。

汪记者忍不住皱了下眉头,她转身把窗户拉开了条缝,坐在窗户跟前。对金成功她有些了解的,从王副校长和梅晓玫老师的讲述中,她知道了那是一个有些不可理喻的男人。但是,她没有想到这个男人不仅心理上不同于常人,连长相

和生活习惯也那么不同一般。从眼前这个男人身上,她看不到半点金春雨的影子。

金成功坐下,从脏得辨不清颜色的衣服口袋里掏出个皱巴巴的烟盒,拿出一支烟,有些讨好地朝汪点点递过去。

汪点点看到那只拿烟的手又黑又皱,长长的指甲里满是油污,不知有多长时间没有洗过了。她一阵反胃,但努力忍住:“谢谢,我不吸烟。”她说。

柴玉兰倒了水,给春风洗完手和脸,又拿出春雨的一件校服给春风换上。

“你看,你出院不跟我说一声,我好去接你呀。”金成功一下往地上弹着烟灰,大概是被烟呛了一口,他咳嗽着,把一口痰吐在地上,想想可能觉得有些不妥,又伸出脚,用鞋底来回地搓着。

汪点点实在忍不住了,站起来,她想走出去透透气。刚走到门口,她又转了回来。她想看看,这个叫金成功的男人,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柴玉兰没有接金成功的话,她把春风搂在怀里,剥了一根火腿肠给他。

见柴玉兰不说话,金成功也不恼,他接着说下去:“要不是报纸上和电视上说,还真不知道到你

这来了呢。你看你这日子,过得怪好的呢。”

“没死了,不好咋的。”柴玉兰没有看他。

“你看你这人,还记仇咋的?我回去,不也是照顾咱春风吗?”金成功有些讨好地对柴玉兰笑了笑。

“是啊,你看你把孩子都照顾成啥样了?脏的还有好孩子样吗?”柴玉兰有些生气地说。

“小孩子,哪有不脏的。”金成功嘿嘿笑着,“你不是有好多钱了吗,给春风多买几件新衣裳换上,不就干净了。再说,家里,家里也没钱花了,连饭都吃不上了。”

“我就知道你没啥好事!”柴玉兰气得脸变了颜色。

“看你,咱一家人,你的钱,咱春风不能花咋的?”金成功依然不生气。

“那不是我的钱,是大伙捐的钱,是捐来给我治病的。你不管我生死,别人管了,你还想来拿钱?你还是个男人吗?”柴玉兰气得站了起来。

汪点点忙走过去,扶柴玉兰坐下。

柴玉兰没有接金成功的话,她把春风搂在怀里,剥了一根火腿肠给他。

去招呼春风。

柴玉兰要春风喊金姨,春风却连看也不看金姨一眼。

“别难为孩子了,怕生。”金姨笑着说。

春风吃完手里的火腿肠,抬头望着柴玉兰:“妈,人家都说你有可多钱了,俺爸也说是。俺爸说让你给我买变形金刚,买机器人,买好多好多好吃的。”

“春风,妈没钱。妈治病的钱还是叔叔阿姨给的呢。春风听话,妈病好了,挣到工资了,给你买好吃的,行不行?”柴玉兰双手交叉环在儿子背上,柔声说道。

“不,不行。俺爸说了,你不买就不走。”春风说着,竟然哭起来,并顺势躺倒在地上,打起滚来。

汪记者和金姨没想到春风会这样,都涌上来又拉又劝的,可春风就是哭闹着不起来。他用双手捂着脸,一边嚎叫着,一边从指缝里偷望着妈妈的脸。

柴玉兰又气又急,额头上的汗水冒了出来。

面对躺在地上哭闹的儿子,金成功就像是没看到一样,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